萬族萬民

亚洲观点 · 对话 · 践行

East Asia's Millions 国际中文版

OMF 160周年系列

从鹰架任务到搭桥工程

—— 迎接全球宣教力量互赖的纪元

4 封面故事 | 来与全球同工说声嗨：南北合作新篇章

16 国度似颜绘 | 印度东北宣教热潮

20 跨文化厨房 | 马达加斯加「姜味咸粥」

OMF 2025卷三

总116期

封面故事
OMF 160周年系列

从鹰架任务到搭桥工程

—— 迎接全球宣教力量互赖的纪元

2 卷一
放手、援手、携手：
从独立自主到相互依存

4 卷二
与全球同工说声嗨：
南北合作新篇章

8 卷三
在财力与人力以外：
陪伴大国工人同走二哩路

海外基督使团（前中国内地会）
东亚心　传佳音

台湾
23561新北市中和区
复兴路262号三楼
886-2-2240-1865
http://www.omf.org.tw

马来西亚
3A, Jalan Nipah, Off Jalan Ampang,
55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603-4257-4263
http://omf.org.my

新加坡
2 Cluny Road, Singapore 259570
65-6510-3130
http://www.omf.org/singapore

经文亮光

12 宣教新领域

宣教士手札

14 陪伴大国宣教士的挑战与反思

国度似颜绘

16 印度东北宣教热潮：
从复兴之火到跨文化差派

南北观点

18 走出西方、面向普世：
主体世界的宣教学自思旅程

跨文化厨房

20 马达加斯加
「姜味咸粥」

卷首语

饶以德

主体世界（The Majority World）过去又被称为第三世界，意指在西方（第一世界）、红色东方（第二世界）之外的第三集团，绝大多数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冷战落幕后，也有人将他们泛称为全球南方（The Global South），强调其在经济发展上的边陲或半边陲地位。如今，上帝正在主体世界行新事，不只是当地教会被建立，而是他们正积极参与普世宣教。

使团在这浪潮中可以成为搭桥者，帮助某些主体世界基督徒走进东亚，同时也陪伴东亚基督徒前往普世的未得群体中。因此，我们拓宽鹰架精神，除了本土化教会的自立，还要追求全球相互依存；我们也听听使团内来自主体世界同工的故事，认识他们的差传处境和感受；我们也更具体介绍使团为何及如何「搭桥」，与上帝一同作新事。

本期杂志是一段缤纷旅程，足迹包括南美洲的智利、次大陆的印度；连使徒行传中腓利的故事都能连接至现今的全球流动人群……若您感到有些炫目，不妨喝碗马达加斯加的姜味咸粥，有点像菲律宾米粥，又带几分华人粥品的熟悉感，品尝那似远又近的别致风味。

美国
10 W. Dry Creek Circle,
Littleton CO, 80120-4413, USA
800-422-5330/303-730-4160
http://www.omf.org/us

加拿大
10 Huntingdale Blvd. Scarborough,
Ontario M1W 2S5, Canada
1 905 568 9971/1888 657 8010
http://www.omf.org/ca

万族万民　总第116期・二〇二五年卷三
East Asia's Millions 国际中文版

©海外基督使团　版权所有，转载请先洽询

顾问　冯浩鎏、冯郑珍妮
编辑　许帆、饶以德、刘如菁、谭朗如
设计　区嘉乐

万族万民部落格

冯浩鎏/使团全球特使
饶以德/全球华文总编辑
二人为《何斯德—宁愿隐藏的领袖》共同作者

卷一

放手、援手、携手：从独立自主到相互依存

走过160年，建立本土化教会是使团始终坚持的使命，这使命也在世事更迭中不断拓展与更新。例如因着1950年代政治局势的变化，上帝拓宽了使团事奉的范围，不只是回应中国属灵的需要，更扩及关爱东亚万民。而随着普世教会板块的移动，使团似乎也要持续调整事奉的远景，前进至差会和教会发展的另一篇章。

何斯德也难以想像的事？

自戴德生在柏莱顿海滩回应上帝的呼召以来，建立本土化教会一直是中国内地会事工的核心理念。在事工的初步阶段，这理念体现为福音的本土化。戴德生和他的同工留辫子、穿唐装，学习语言和使用碗筷，在生活和文化上都与中国人认同。戴德生的事工远景是建造属于中国人自己的教会，他看自己只是座鹰架：「我们外国宣教士，就如建屋时所搭的鹰架，房子建好，鹰架愈早拆掉愈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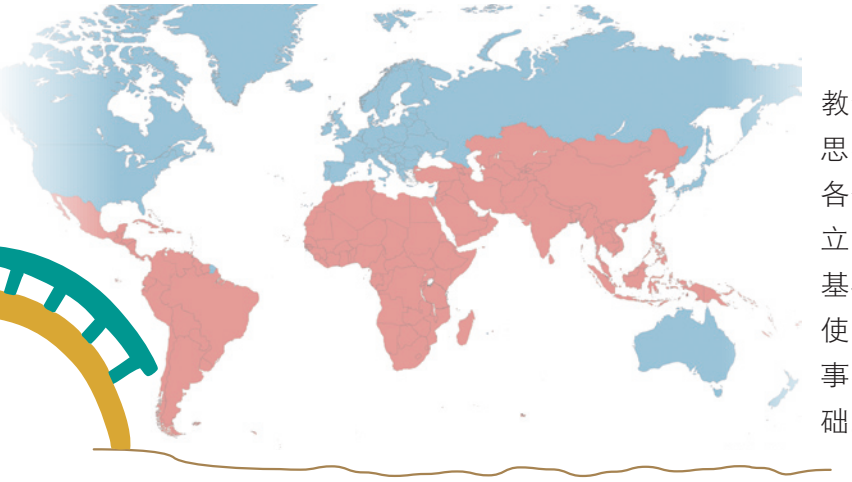
作为戴德生的接班人，何斯德不但深明本土化的理念，更致力推动中国教会的自治、自养和自传，使理念在实际的处境中落地生根。经历庚子动乱、军阀内战、非基运动的浪潮，内地会不但在每次危机中坚持异象，更从中找到契机，学习放手，给予中国教会更多参与和成长的空间。在何斯德的推动下，许多本地教会不但逐渐自立，甚至开始投入周遭区域和少数民族的宣教工作，隐约带出本土化宣教运动的雏形。

使团多年来的事奉正是向着戴德生与何斯德所看见的远景而努力。感谢神，在东亚的部分群体中，我们确实看到本土化教会运动升格为本土化宣教运动，鹰架似乎可以功成身退。然而，我们还是要问一句：这就是故事的全部吗？是否还有戴德生与何斯德百余年前尚未描绘的未来？

下一章：以COALA为例

何斯德经历的时代与戴德生不大一样，而使团（OMF）所处的环境亦与内地会（CIM）时期大不相同。世界不断改变，基督教的板块也不断移动。人们将世界按发展程度区分为全球南方和全球北方，在过去的100年间，教会的重心显然向南迁徙。根据宣教学者陶强森（Todd Johnson）的研究，1900年时，全球82%的基督徒在北方，到2025年却已降至31%，而预计到2075年仅剩17%；南方的比例则是完全相反，1900年为18%，2025年为69%，2075年将高达83%。

全球南方主体世界各种形式的宣教运动（Majority World Mission Movements）正在萌芽，COALA（Christ Over Asia, Latin America and Africa，简称COALA）就是其中一个例子。为要塑造主体世界宣教的异象与使命，COALA从2022至2025年，透过在首尔、曼谷、釜山及巴拿马的数次大会，以及持续的协商与祷告，邀请到愈来愈多教会及机构领袖



参与其中。COALA运动逐渐茁壮，并表达出「多中心宣教」的信念：从各处到各处的宣教运动（From everywhere to everywhere）。

1. 不是决策单位，而是伙伴联盟

COALA的异象是成为促进主体世界宣教运动的联盟。所以COALA并非决策机构，而是一种连结，是各个国家或地区为了宣教而结成的同盟。联盟成员承认自己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彼此谦卑接纳，同心完成大使命。COALA盼望能建立一个安全空间，让主体世界的领袖们能够坦诚交流、尝试新概念、慷慨分享资源，共同推进全球宣教。有人将COALA比喻为「港口」，接纳主体世界的船只；然而它或许更像灯塔，能指引方向，促进神学与宣教的主体世界观点。

2. 不只是主体世界，更是胸怀全球

强森的研究不仅显示出基督教版图向南移动的趋势，更提醒我们用一种全球视野来看待教会的未来。基督教的全球化不该只是大势所趋，而是积极彰显连结于基督的「国度」视野，这包含了各地教会在各个层面的互动互爱。举例而言，尽管有77%的福音派信徒来自全球南方，基督教仍常被视为「西方信仰」。这也导致神学、灵修、领导等领域过度西方化，主体世界的声音被忽略。同时必须强调的是，主体世界宣教运动的目标并非「去西方化」，而是平衡全球多元的声音，让不同文化、语境的观点共同丰富我们对圣经与宣教的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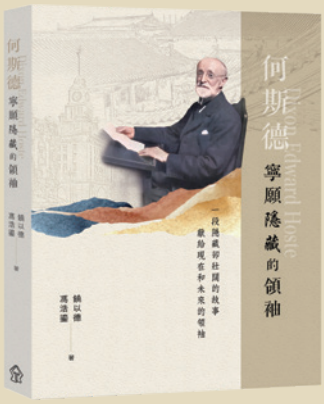
从鹰架任务到搭桥工程：使团的角色

主体世界的宣教运动提供了一个恢弘的全球格局，但它亦强调宣教的目标是建立健康的本地教会，其指标包含自治、自养、自传，以及自思神学（self-theologizing）。来自主体世界的各个教会若要充分参与在宣教运动中，他们独立自主的身分必须先被确立，这是伙伴同盟的基础。由此观之，主题世界的宣教运动肯定了使团坚持的本土化教会理念，而使团在东亚的事奉也等于在为像COALA的宣教运动建立基础工程。

在具体的事工层面，使团更如同一座桥梁，衔接东亚及主体世界。一方面主体世界可以透过使团接触东亚仍待开拓的福音边陲之地，带进更多元的人力、丰富的资源和神学思维；另方面对于那些开始踏足跨文化宣教的东亚教会，使团也乐意陪伴他们同走二哩路，促成所谓的南南合作（即从东亚到东亚，或从东亚到亚洲、非洲或拉丁美洲）。

主体世界的宣教运动再次提醒使团：宣教的工作是建立基督的身体，这身体是普世性的。本地教会的自立是一个阶段；教会兴起做跨文化宣教是另一阶段；而教会参与在普世宣教运动中，与其他不同文化背景的教会一起配搭，又是一个层次。

彼此配搭的基础是真实的伙伴关系。这关系不是仅凭智谋与资源便能建立，而是需要圣灵的引导与能力。新的时代、新的视野，我们需要从「独立自主」到「相互依存」，好完成大使命的远景，让教会的主得着荣耀与颂赞。



连结访谈影片，与两位作者一起看见使团的过去、现在以及未来

「有了宣教士但缺经费我们毋需忧虑，但若空有钱却没有宣教士我们便须焦急。」—戴德生

卷二

来与全球同工说声嗨：南北合作新篇章

劳汉、劳芳/印度
Hang & Vung Naulak
2019年加入使团，泰国中部植堂事工
印度基督徒比例占4-5%，约5000万人

Q1 您母国的基督徒兴起参与跨文化宣教的动机与实际挑战为何？

印度东北部（米佐拉姆邦、那加兰邦及我的家乡曼尼普尔邦）孕育了许多委身的基督徒，包括圣经学校毕业生及称职领袖，并有许多信徒渴望在印度国内及海外服事。我们的教会十分看重大使命，把宣教视为顺服基督的重要回应；再加上印度本身就是多元文化社会，教会因此对普世宣教相对开放，一旦有机会接触如OMF、SIM、WEC等全球宣教网络，往往乐意合作同工。 但在热情背后，有一个最现实的挑战——财务支持不足。许多已经预备好要出去的工人因资金不足而无法踏上宣教工场。我常与同工分享：印度不缺有心的宣教工人，众人皆已预备妥当，且满怀热忱，但最严峻的挑战始终是财务支持。

Q2 自身的文化背景与特质如何帮助您与所服事的族群建立连结？

加入使团前，我曾于印度福音浸信会担任牧师，从事牧养事工约四年。这段牧养经历为我之后在泰国开展的宣教事工奠下基础。目前我在泰国中部盛武里省从事植堂工作，我们的异象是看见福音中心成长为稳固的教会，进而倍增出更多扎根于福音、由本地信徒带领的教会；而我的妻子则专注于儿童关怀事工，同时支援植堂工作。在这里，事奉不只是一篇讲道，更是在接待、教导、陪伴与日常生活中活出福音。

我的文化背景与个人特质在此事工中扮演桥梁角色。同样身为亚洲人，印度人的外貌使泰国人更易与我们建立连结；幽默感、笑口常开、尊重当地文化等特质，使人更容易敞开心。这些细微却深具意义的举止传递出温暖与谦卑，非常符合泰国社会重视的价值。

Q3 在像使团这样的跨文化团队中，与您背景相似的同工最需要哪些方面的支持？

国际宣教机构若能正视印度教会的财务现实，让支援系统变得更弹性、申请加入的途径更多元，将有助主体世界更多参与。此外，可以多邀请印度教会领袖以及泰国本地牧者参与国际大会、决策会议以及工场实地访宣，借此更深认识上帝的国度工作。

在使团的跨文化团队中服事，使我们生命更丰富，也充满挑战。多样性带来祝福，但也需要刻意维持合一。我非常看重清楚沟通，以避免语言差异带来误解；而在困难中，彼此的鼓励与代祷，是我们能持续前行的原因。尊重与文化敏锐，能让团队中的每一位成员都能茁壮并发挥上帝给的恩赐。

思宁 / 创启地区
2013年加入使团
动员并装备扶持创启地区教会参与跨文化宣教
当地基督徒比例占6-7%，约9000万人

Q1 您母国的基督徒兴起参与跨文化宣教的动机与实际挑战为何？

普遍来说，本地教会深切领受海外宣教士为本地福音工作所带来的祝福，因此将跨文化差派视为回应恩典的实际行动。无论是感念19世纪末内地会等差会宣教士所撒下的福音种子，还是当代外籍校园宣教士对城市新兴教会的栽植、陪伴与塑造，这些历史都激励弟兄姊妹起来承接宣教使命。同时，参与大使命常被理解为教会属灵复兴与成长的外在标志，认为投入宣教事工能反映教会的健康与成熟。再者，随着国家在经济与国际地位上的提升，教会也产生更强的全球责任感与文化自信，认为自身具备可贡献于世界宣教的独特资源与视角。

然而，若宣教训练过度偏向「实用主义」，往往使这些宣教动机未能在更完整的宣教神学中被更新与重塑。久而久之，可能退化到用「成果」或「影响力」来衡量事工，同时无意中强化文化或教会中心主义的倾向，从而难以活出又真又活、甚至能深入在地文化的福音见证。

Q2 自身的文化背景与特质如何帮助您与所服事的族群建立连结？

自身文化所具备的「关系导向」使我能够敏锐地抓住相近亚洲文化中的核心议题——如家族、裙带、面子与权力结构。这帮助我在面对较为松散的差会或教会运作时，往往有更高的包容性，例如能够理解当同工意见相左时，这里的教会不会公开说「不同意」；而是以「目前时机不成熟」「我们再祷告看看、再研究一下」来传达拒绝的文化。

同时，相较西方同工我也更懂得跨越「圈内人」与「圈外人」的微妙分野：如相比签署一份书面备忘录，两方领袖不定期的喝茶聊天，往往能建立起更真实、也更持久的合作关系。这种文化上的模糊性，实际上提供了新的诠释滤镜和空间，在不确定和混乱中继续前行，也更敏感地洞察和回应当地的真实需求。

Q3 在像使团这样的跨文化团队中，与您背景相似的同工最需要哪些方面的支持？

使团在众传统国际差会中，具备培育团队跨文化敏感度和理解力的优势；然而在面对新兴宣教力量兴起时，持续提升这种能力着实不易。在这漫漫长路中，使团需要将主体世界来的同工视为真正的策略伙伴，而非单纯填补西方传统宣教力量下降所产生的人力空缺。更多的聆听空间与共情理解，关注每位差派同工的独特处境——主动理解他们从何种教会和社会土壤中被培育出来。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因材施教地训练、因地制宜地调整团队机制，更好地回应神在当今时代兴起主体世界宣教浪潮的呼召。

布圣娜 / 马达加斯加
Hasinirina Boulter
2018年从南非差派至菲律宾
宣教士子女学校游泳教练
南非基督徒比例占21.1%，约1300万人

Q1 您母国的基督徒兴起参与跨文化宣教的动机与实际挑战为何？

南非许多基督徒将主的大使命铭记于心，我个人也深受这份使命激励，愿意成为基督的门徒，并在祂的带领下去培育更多门徒。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真正理解「跨文化宣教」，有时连我自己都不甚明白。南非至今仍承受着历史造成的分裂与隔阂，族群间的理解与共处都尚未完全成熟，更遑论跨越自身文化去接触其他民族。因此，只有少部分真正理解跨文化异象的人持续投入宣教。

此外，各教派的分裂与资源差距也形成阻碍。不同规模的教会拥有的资源不一，支持宣教、尤其是跨文化宣教的力度也因此有强有弱。有些教会甚至连自己的事工都难以维持，更别提差派宣教士了。但我必须要强调，南非以及整个非洲非常多样、差异极大，以上仅是从我个人经验所见的情况。

Q2 自身的文化背景与特质如何帮助您与所服事的族群建立连结？

我很感谢上帝给我的生命经历——在马达加斯加出生、成长至十九岁，之后又在南非生活多年。这两地截然不同的文化，使我能在马尼拉与国际学校的多元环境中能更自然地适应，也帮助我更容易与同工和学生建立连结。

我能与菲律宾人及其他外国人自在相处，只要彼此愿意沟通并有共同语言。身为南非籍马达加斯加人，我觉得自己与菲律宾文化之间有许多相似点，使我更容易产生共鸣；而在南非的生活经验，也让我懂得如何与不同背景的人建立关系、彼此尊重。

Q3 在像使团这样的跨文化团队中，与您背景相似的同工最需要哪些方面的支持？

我本身相当适应西方团队文化，可能是受惠于马达加斯加的法属文化，以及在南非的经验培养了我独立思考的习惯，加上已故丈夫是讲英语的南非人，使我更熟悉这类跨文化沟通方式。

彼此支持且看见每个角色的固有价值，对于成功的团队关系至关重要，而相互关怀在患难时更显珍贵。因此相互理解与尊重、珍视每个人独特的恩赐，接纳彼此不同的做事方式，在意见分歧中仍维持合一，这些都能成为祝福，使我们能更有效地一起服事。

方安琪（AK）/智利
2016年加入使团从智利差派
于创启地区大学教授英文
智利基督徒比例占23.1%，约450万人

Q1 您母国的基督徒兴起参与跨文化宣教的动机与实际挑战为何？

智利位处世界一隅，与多数地区相距遥远，这种地理上的隔绝，不仅形成普遍的挑战，也深刻影响着智利教会的宣教视野。多数智利人对亚洲的文化、人民与需要所知有限；若教会缺乏看见与资讯，就很难把遥远的亚洲视为「真实存在」的禾场，自然也就较少为此祷告、奉献与差派。

值得感谢的是，近年来情况正逐渐改变。一些教会与属灵领袖开始更深理解远方地区的属灵景况，也重新意识到当年福音临到智利的恩典。他们愿意慷慨奉献、积极代祷，也乐意差派本地工人前往未得之民当中。当知道有「同族宣教士」回应上帝呼召时，更是激动许多人的心——这并非一时冲动，而是上帝亲自的感动与推动。

财务仍是极大挑战。要差派一位长宣宣教士（或一个家庭）到遥远的工场，往往需要数间教会共同支持；但这同时也意味着，有更多弟兄姊妹参与差派的恩典。即使是短宣，也需长时间筹备——通常至少预留一年，以应付从智利飞往地球另一端的高额机票与其他费用。

Q2 自身的文化背景与特质如何帮助您与所服事的族群建立连结？

为了能长期留在禾场，我先以学生身份前来学习语言，接着攻读硕士，并以智利的学位背景在大学任教。虽然智利与此地相距万里，但有些文化面向却意外相似，使我在融入与理解当地文化时更为顺利。

智利人重视与朋友相聚，常能从午后聚到深夜，不急着结束，而注重「陪伴的品质」。在此地，人们同样珍惜共处时光，只要没有其他安排，便不会匆匆离席。两地也同样重视家庭：重要节日、庆典、探访，多半会与家人共享。至于时间观念，智利人通常会延迟十至二十分钟，而在此地则可能延后约一小时——反而在某种程度上让我更容易适应！

Q3 在像使团这样的跨文化团队中，与您背景相似的同工最需要哪些方面的支持？

身为拉丁美洲背景的宣教士，我深深感受到使团同工的接纳与支持。虽然英语不是我的母语，同工们总是耐心聆听、包容沟通差异，也重视彼此相处、分享生活，如同家人与朋友般。这份归属感对我非常重要，这些年来一直支撑着我在异地服事。

金书亚
1991年加入使团
创启地区桥梁事工领袖

卷三

在财力与人力以外：陪伴大国工人同走二哩路

一、从西风东渐到南北合作

今年是戴德生成立内地会160周年，过了百多年，普世宣教的处境有相当的转变。其中最大的变化是，除了全球北方教会（Global North，主要指西方教会）继续参与宣教外，还有全球南方教会（Global South，即主体世界教会）的兴起及参与普世宣教。换言之，全球宣教处境已从西方到万邦的单一宣教中心时代，转变为多中心宣教的时代，即从各处到各处（from everywhere to everywhere）。秘鲁宣教学者埃斯科巴（Samuel Escobar）称21世纪是全球教会的宣教时代，包括南方和北方教会都一同参与宣教。一百年前，笔者的外祖母借着一位来到东方的英国宣教士信耶稣；三十多年前，笔者带着福音来到大国；而如今，我们有幸目睹圣灵继续工作，大国的跨文化工人带着福音被差派到世界各地。根据2020年的统计，尽管北方国家的宣教士还占了全球宣教士的53%，但其余的47%是来自南方国家教会，包括巴西、韩国、菲律宾、尼日利亚和印度。

主体世界教会宣教运动的兴起意味着什么呢？首先，宣教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哪里是接受宣教士的宣教地呢？哪里是差派国呢？这两者的区别越来越不清楚。同时，「宣教士是西方人」的刻板印象正受到冲击。使团在曼谷的宣教伙伴中有支四人宣教团队，其中一位同工来自西亚，原本是穆斯林，却在战争中信耶稣，后来辗转到泰国服事。另外两位同工来自菲律宾，一位是借着差会差派，另一位是带职事奉；此外还有一位韩国宣教士。这团队原本是由西方同工组成的，但如今主要是非西方背景的宣教士。同时，泰国教会这些年也越来越关注宣教。虽然人数不多，但三十年前就已开始差派宣教士到未得之民当中。那么，今日的泰国是宣教禾场或宣教力量？两者都是。我们活在宣教的新纪元。今天的全球教会比任何时代更接近启示录的教会（启7：9）。同时，我们看见上帝的宣教地平线正在扩大，好让全球教会彼此合作并相互依存。

二、从殖民优势到虽弱犹强

21世纪的宣教处境正经历很多转变，处于新典范诞生的交界。当处境不断转变时，我们容易迷失方向，因此宣教学者不约而同建议从初期教会的经验中寻找指引。英国的宣教历史学者华尔斯（Andrew Walls）说，21世纪南方国家的宣教状况与早期教会的经历如出一辙。虽然过去两百年的宣教模式乃在殖民国家的保护之下进行，然而，南方教会的宣教却是在政治打压、敌视、经济资源短缺的情况之下发展出来的。南非宣教学家博许（David Bosch）也是从初期教会寻找21世纪宣教的方向。他在《一路上奔走》一书中以哥林多后书来谈宣教的本质，指出保罗身上并没有优越的文明或政治及经济力量，他的力量单单来自福音本身，亦即「虽弱犹强」的力量，是体现在软弱瓦器的宝贝力量。博许把初期教会和保罗的宣教本质定为弱者身份的宣教。

另一位在甘比亚成长的美国学者珊拿（Lamin Sanneh）也是从早期基督教找出21世纪宣教的范式。他观察到，与古兰经不可翻译的规定不同，基督教信息从一开始就致力翻译成不同语言，进入不同的文化。因此，他认为「可译性」是基督福音的核心，正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随着圣经被翻译成各种语言，道也在特定的人类文化中不断地成为肉身，这就是真理本土化或处境化的过程。21世纪全球宣教的处境将促使我们不停留于以西方的眼光解读福音和文化，而是以全球南方的眼光来解读。福音的可译性，使得全球教会对基督的认识更加丰富。

三、大国教会宣教运动的方方面面

大国教会就在这样的宣教处境下与全球教会一同参与普世宣教。那么，大国教会宣教运动的现状如何呢？今日使团正陪伴大国本土教会与差会衔接跨文化宣教工作，根据这些年有限的观察，笔者归纳出大国教会宣教运动的几个特点，并思考如何彼此同行。

首先，这是从在逼迫中不断经历福音力量的教会所产生出来的宣教运动。教会经过政治迫害的火炼后，其成长有目共睹，特别是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教会的发展轰轰烈烈，原本在家中的聚会逐渐迁移到办公大楼。不过，到了第二个十年，由于教会面对逼迫，空间越来越受限，聚会

形式化整为零，再次分散到家里。尽管如此，教会在困境中继续经历福音的力量。这些困难和逼迫反而促使教会更加回归教会的本质，即是福音和宣教，如同修剪过的枝子。我们相信，只要大国教会在现今的苦难中继续经历福音的转化，他们必定在全球宣教上成为重要的宣教力量。

第二，这是年轻的宣教力量。大国宣教士的年龄大部分处于二十几岁到四十出头。这跟80年代兴起的东亚其他教会，如韩国、新加坡、香港等地的宣教士大多偏于五十到七十岁的现象正好相反。这些年轻宣教士，在物质短缺的情况之下，往往展现出极强的生存能力和活力。

第三，前后方的年轻宣教领袖也被兴起。尽管禾场的发展和后方教会的处境困难重重，但经过近二十年的困难和挫折，如今已逐渐看到突破。由于大国宣教运动尚处于初创期，过去十年很多本土差会相对缺乏禾场的领导力。试想差会若没有资历足以担当领导的同工，将建立怎样的禾场团队呢？不过，一些具备十年以上跨文化经验的年轻领导力这几年已逐渐兴起。

根据以上三点，我们明显见证圣灵在大国教会中的工作和带领。然而，大国宣教士仍面对不少挑战和需要。首先是跨文化的挑战。虽然近来有不少调整，但大国宣教士的流失率还是相对高。劳因恩（Tabor Laughlin）指出：「大多数从大国差出去的宣教士，两三年后就回国了，或者因为怕丢脸而继续留在禾场，但只能服侍其他同国人。大部分被差出去的大国宣教士，并没有长期兴旺，也没能在当地结出果子。」如何防止宣教士流失，让他们在异文化的土壤落地生根并长期发展呢？从禾场端的经验来看，进入异文化的头两年，宣教士在艰困中是否愿意专注学习当地语言和文化实为关键。然而跟西方宣教士相比，大国宣教士的相关意识还未到位，又或者，即便宣教士自己有此认知，但母会或本土差会的理念及财务支持还未跟上。谁愿意投注两年的时间和经费供一个宣教士好好学习跨文化能力、并发展出健康的家庭关系，而非期望他赶紧出去传福音呢？这样的结果是，不少宣教士尽管在禾场待了五年甚至十年，很可惜还是飘浮在表面。

另一关键是宣教士个人的生命素质。虽然宣教士的跨文化适应能力、神学装备、身份平台至关重要，但不可或缺的还是宣教士如何为人（帖前1：5）。我们很容易关注教会差派了多少宣教士，然而，在全球教会的时代，禾场的本地教会不一定关注派来的工人数量，而是什么样的宣教士奉差而来。在2015年一个聚会中，大国同工向埃及圣经公会的总干事谈到大国宣教运动，提及其运动的目标是差派两万个宣教士到世界各地，当中也希望差派一千人到埃及。总干事很有礼貌地回答：「我们可能不需要那么多人，只要给我们三位良好的宣教士就足够了。」换言之，关键还是差派工人的品质。感谢主，近来大国教会的宣教焦点已经从宣教的规模转移到宣教士的生命品格。不过，由于大国的宣教运动方兴，极度缺乏既有经验又具反思能力的宣教士。谁来扎根在禾场端与他们好好同行，扮演亦师亦友的同路

人、或作他们跨文化的事工教练呢？这就是相互依存中「南北同行」或「南南同行」的现场了。

第三，大国宣教运动夹在双重压力中间——来自禾场的跨文化压力和后方国情压力。基于国家政策，大国多数教会长期处于体制外，在社会上并没有合法身份。这个处境影响着宣教运动的方方面面，包括教会的和差会的运作、宣教士的身份及宣教工场的策略等。因此，大国宣教士的「创启处境」跟来自开放国家的宣教士很不相同。例如，由于母国方面的安全考量，他们无法申请宗教签证，一定得循非宗教管道。他们可能随时收到来自家乡相关部门的电话或监视，而当回国述职时，首先迎接他们的不一定是母会，而是当地的警力。他们经常听到母会受到打压而分散，甚至拆散。凡此种种不但影响到他们的经济情况，同时带来强烈的孤单感。大国宣教士需要一种属于创启处境教会的宣教神学和策略。

结语：桥梁事工的应有姿态

如此处境中，我们这些较早参与普世宣教运动的北方教会，如何与主体世界教会同行并相互依存呢？是借着我们「丰富的资源」帮他们解决财务的短缺或取得身份？过去两百年西方宣教过程所学得的教训，即是如何避免本地教会依赖外来的资源，这提醒我们需要好好克制提供资源的欲望——特别是经济方面。根据博许的建议，宣教士不要以为拥有一切问题的答案，反而要谦卑承认自己没有答案，相信答案是在上帝那里——圣灵必定借着真理光照当地同工，在他们的处境中懂得如何诠释圣经。大国教会在1950年代的试炼中彻底成为自立的教会，跳脱出西方的神学框架，并在自思（self-theologizing）中发展出在地化神学。因此，这条路上的相互依存便不再只是过往培训式的单向教导或单方面领受，而是差派宣教士进到他们的母国以致各国禾场，发展出更多相互参与的机会，以构成双向的学习和聆听。让我们在彼此同行中一起进行更多思考、更多聆听、更多提问、更多想像。全球教会已经进入到新时代，相信上帝必定作新事。

经文亮光

黄伟恩/马来西亚
Wayne & Irene Wong
2002年加入使团
侨民事工东亚区领袖

宣教新领域

我们离开老家槟城二十三年，去年回家发现，我们身边的外国人越来越多了。在2024年，马来西亚人口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三，意外的是，外来人口的成长比本地人更快。这是普世人口大流动的现象——不仅发生在马来西亚，也发生在其他地方。这也是跨文化宣教的新景象：我们只需要打开门，越过马路，万民就在眼前。我们如何接待他们？

让我们透过使徒行传来看上帝如何借着腓利，改变一位从耶路撒冷返回衣索匹亚的太监的生命。

使徒行传8:26-40

神出人意料的引导以及腓利的回应

当主的使者命令腓利南下时，腓利在撒玛利亚的跨文化宣教工作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他传讲基督，行神迹，治病赶鬼。从今日宣教的角度来看，他是在未得之民中进行跨文化的整全宣教。他的服侍叫那座城市充满了喜乐，腓利本可以留在那里，建立历史上第一个非犹太教教会（徒8:5-8）。然而，就在这紧要关头，上帝的使者吩咐腓利向南走，去到耶路撒冷通往迦萨的路上。那是甚么地方？那不是一座城市，甚至不是一个村庄，而是一条人烟稀少的旷野路。神要他去见谁？不是一个村庄，也不是一个家庭，而是一个人。

当使者一吩咐，腓利如何回应？

他立刻动身去了，他没有质疑使者的命令，也没有与使者讨价还价，更没有拖延时间。腓利从撒玛利亚到那条旷野路或许要一周的时间，但他立刻做出了反应，起身就走。

想一想

如果是你，你会回应吗？为何？

莱特（Christopher Wright）曾言，「与其说教会肩负使命，不如说上帝为祂的使命在世上设立教会。神的宣教使命不是因教会而存在，而是教会因神的宣教使命而存在。」你怎么看？这如何塑造我们的宣教生命呢？

如果上帝要求教会离开所熟悉的事工，去服侍来到我们身旁的他国民族，包括我们所害怕的、所讨厌的，我们会如何回应？有甚么会拦阻我们回应？

上帝邀请我们伴随他人

衣索匹亚太监虽然有权力，但是他也可能背负着身为太监的无言痛苦。他不能成家，在他所信奉的犹太教中，他被视为不洁之人，也不能进入圣殿做礼拜。他在寻找真理，却找不到；他想寻见救赎，却遇不着。

在从耶路撒冷返回衣索匹亚的途中，他读以赛亚书。学者认为，他所读的应该是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中关于受苦仆人的内容。在他遇见腓利之前，没有人能把他引向基督，是上帝自己把衣索匹亚太监引向自己。同时上帝也引导腓利与祂同工，祂把腓利从撒玛利亚轰轰烈烈的福音工作中带了出来，为的就是得着这一位衣索匹亚的太监。

当腓利到了往迦萨的旷野路时，神的使者吩咐腓利贴近衣索匹亚太监所乘坐的车走。

试想：车子行在旷野路上，速度应该不快。不过也一定比人的步伐快。腓利应该是半跑紧贴着太监的车，以至他听得清清楚楚太监在读的是以赛亚书。

想一想

当腓利听见太监正读着以赛亚书时，他问太监：「你所读的，你明白吗？他听到太监回答说：「没有人教导我，我怎么能明白呢？」

当上帝把不同的民族带到你的身旁，他们在问什么？ 在静默中，听听他们的声音吧：

「没有人传福音，我怎么能听见？」

「没有人关心我、爱护我，我怎么能看见基督？」

其他……

我们愿意回应吗？我们愿意成为他们的同行者吗？即使时间不长。

他们当中，有谁像那太监一样，是不被我们记念的、是我们所抗拒、觉得他们不配在神的子民中有份的？如今我们是否看见，这有形的分隔在基督里都被推倒了？原本犹太人所拒绝的太监，如今在基督里已成为神的子民了。

上帝的恩典足以承载回归者

路加医生记载，当腓利为衣索匹亚太监施洗后，圣灵带走了腓利，太监则「欢欢喜喜地走路」。

太监带着新生的喜乐回家了。我相信这正是上帝所重视的。虽然腓利不能陪他回家，但圣灵陪伴他回家，耶稣陪伴他回家！我们可以想像，衣索匹亚太监一定影响了衣索匹亚基督教的发展。如今，有超过八成的衣索匹亚人是基督徒。

教父爱任纽（Irenaeus）在公元二世纪写道，衣索匹亚太监成为了向衣索匹亚人宣教的宣教士。

想一想

流动人士在我们身旁停留的时间不会长，这意味着我们能够伴随在他们生命中的机会是有限的。

教会已蒙召参与神的宣教使命——看见神的工作，并欢喜回应。甚至像腓利那样，在令人困惑的处境中，见证神出人意料的作为。上帝今天在做甚么？我们看见了吗？我们愿意回应并参与祂的工作吗？

于谦
2016年加入使团
创启地区桥梁事工

陪伴大国宣教士的挑战与反思

2010年母会举办了一场差传年会，「桥梁」的概念在我心中萌芽，于是开始尝试各类型服事，寻求在何处成为福音的那座桥。而今，在创启地区陪伴大国宣教士同行的漫漫八年，欣见大国教会的宣教意识遍地开花，乐意差遣工人来到东亚工场承担起大使命。然而，这些本土教会和差会尚处于跨文化宣教的起步阶段，一路走来就像摸着石头过河，需要有经验的同伴搭一座桥，陪他们一起越过鸿沟间的许多挑战：

一、呼召与任务的挑战

部分大国教会缺乏差会的概念，在宣教士甄选方面较不精准，许多人基于热情、激情却缺乏对宣教有清楚的呼召，往往因着顺服领袖而被指派到海外宣教。这些宣教士虽有宣教心志但缺乏宣教训练，再加上社会文化倾向于任务导向，在「完成工作」等于「成功的宣教士」的观念下，长期拚命服事往往造成身心耗竭与折损的危机。

反思

教会界或有「攀比」心态，因着其他教会已经开始做海外事工，以致教会领袖着急投入不落人后。此时宣教士千万不要只因顺服领袖就贸然前往海外。宣教士需要彼此提醒重新审视自己的宣教呼召，厘清自己顺服的对象，才能找到定位、对焦于主，作为宣教的原动力。因此，重新顺服来自「宣教的主」的呼召，而非「宣教的领袖」的呼召，是陪伴过程中必要诚实审视的课题。

二、语言与文化的挑战

也许是经费缺乏，也许是生性害羞，又或者背负面子文化的包袱，许多大国宣教士虽然身负跨文化宣教的使命，却缺乏学习语言与文化的训练与胆量。以致待在禾场的时日已久，却不太敢踏出舒适圈与当地人交流，甚至躲进海外同文同种的圈子，无法真正进入跨文化处境。

反思

为了帮助大国宣教士刻意走出语言与文化的舒适圈，可以在禾场端开设相关语言、文化策略的训练课程，预备导师和教练的陪伴，好协助他们在语言学习的过程中持续连结当地服事的平台。如此宣教士可以配合各种语言能力阶段，进入不同层次的服事范畴，而不总以「语言还不够好」为理由，迟迟不敢踏出服事的脚步。

三、跨文化的代际挑战

许多大国宣教士在下一代的教育选择上有许多挑战。有些人认为当地学校资源太差，不愿将子女送到本地学校就读。又或者有些宣教士拿不到工作签证，无资格将孩子送去本地学校，最后入读当地的私立学校或是国际学校。在校讲英文、回家讲母语，错失学习当地语言的最佳环境与阶段。

反思

跨文化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是全家同步。若只有父母这一代，而不是「整个家庭」一起学习跨文化处境中道成肉身的生活，宣教在代际上也会产生断层与挑战。宣教士需要看见并学习连同子女都放手交托给宣教的主，去经历对上帝信心的跨越。

四、宣教方向的挑战

目前大国本土差会做跨文化宣教最大的挑战之一，就是缺乏具备跨文化经验的禾场主任，以及缺乏整体宣教的方向。许多禾场主任没有跨文化的实战历练，却要带领、督导跨文化处境的宣教士，因而导致团队不清楚宣教的方向和策略，或在关顾上缺乏能力，产生许多困难与冲突。

反思

后方差会应该正视这个问题，加强训练一些有经验的跨文化工人成为禾场主任，负责带领差会的宣教策略，以及宣教士的整体督导与关顾。称职的禾场主任能协助宣教士个人或家庭建立清楚的异象，除了植堂、人道救援、扶贫等常见的项目之外，更能配合禾场的处境，制定出有效的宣教策略。透过这些策略培训，创造出与当地教会合作的机会，帮助大国宣教士在普世宣教的道路上，走得更好、更久、更远。

桥梁事工的价值

参与桥梁事工这些年，陪伴大国宣教士面对语言、文化、婚姻、亲子关系的挑战，一直到建立本土团队、连结地方教会的福音平台等，每一个层面都需要花时间聆听与牧养。一路走来，体会最深的是，上帝才是那位伴我们走下一哩路的同行者，提醒我们生命的「所是」（being）比「所为」（doing）更具有福音的影响力。

因此，在陪伴大国宣教士的过程中，最根本的工作是牧养同工的生命，以主的大诫命与大使命（注）作为根基，不求看见速成的果效，甚至需要付出许多的眼泪与祷告。然而，信实的主必定会带领我们这些桥梁工人跨越与大国同工之间的文化差异，使我们边做边学、倚靠圣灵，且走且看，彼此扶持成为伙伴——好同心同行、靠着恩典共创服事的平台，因主正要使用并坚立他们，将好消息带往万族万民。

大诫命（可12:29-31）

「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

大使命（太28:19-20）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林芹奈/台湾
Selina Lin
2015年从加拿大差派到日本工场
配搭新地平线事工

印度东北宣教热潮：从复兴之火到跨文化差派

一提到印度，你脑海中浮现的是什么？

对许多人而言，是宝来坞（Bollywood），是香料浓郁的印度料理——却未必想到一个充满宣教热情的基督徒群体。我个人对印度的认识也十分有限，直到透过使团认识了一对来自印度、深具使命感的宣教士夫妇，才真正看见神在这片土地上的奇妙工作。

1 五十年前的复兴，延续至今日的宣教承诺

Longkumer夫妇来自印度东北的那加兰邦（Nagaland），这个地区约五十年前经历了深刻的属灵复兴。当时，美国宣教士首先将福音传进当地二十个民族中的四个，而这四个民族后来承接异象，主动向其他十六个民族传福音，直到整个区域听见福音。

在复兴的火热中，那加兰的教会及牧者们向神立约：

在他们的有生之年，要差派一万名宣教士出去。

如今，这个目标已经被超越——那加兰至今仍是一个「宣教士输出地」，火热程度令人感佩。然而火热无法代替资源。印度货币长期疲弱，差派一位跨文化宣教士的财务支出，相当于聘雇四位本地同工的费用。因此，尽管有许多年轻人愿意回应宣教呼召、装备成熟，却因为长期无法筹足支持，不得不放弃跨文化宣教的梦想——其中就包括一对等待了五年的夫妇。

2 跨越财务限制，踏上宣教之旅

Longkumer 夫妇能例外地被差派到柬埔寨，并在那里服事十四年，是一段见证神亲自搭桥的故事。

丈夫 Wati 在新加坡读神学时，很清楚神呼召他到柬埔寨，但他完全不知道如何开始；加上印度教会财务拮据，跨文化宣教看似遥不可及。

直到一次祷告会，一位姐妹把 Wati 的呼召分享出去；信息经过新加坡、香港、柬埔寨三方之间的转达，最后传到了一位香港浸信会牧师的耳中。这位牧师因为对柬埔寨的负担，专程飞到新加坡探望 Longkumer夫妇，并决定与那加兰的宣教组织携手合作，共同差派这对夫妇前往柬埔寨。

这是一幅美丽的宣教图像：跨国家、跨文化、跨教会群体，基督徒因着顺服神而彼此成全。

3 使团与印度东北的合作：新地平线团队的跨文化宣教士

如今，使团「新地平线」团队中有第二对来自印度东北的宣教士——劳汉与劳芳（Hang & Vung Naulak），他们来自与那加兰相邻的曼尼普尔邦（Manipur）。曼尼普尔邦约百分之四十的人口是基督徒，而他们所属的佐米族（Zomi）基督徒比例更高达百分之九十，当地的教会对宣教很有负担。

劳汉与劳芳都出生于基督教家庭，劳汉在2011蒙召进入神学院，2013年毕业后曾在母会福音浸信会（Evangelical Baptist Convention, EBC）牧会四年。他们参加了使团「服侍亚洲」短宣计画到泰国服事，随后正式加入使团成为长期宣教士。他们是母会第一个踏上跨文化宣教的家庭，自此激励更多信徒循着他们的脚步被差派出去。

财务是他们最大的挑战。即便结合多间教会与宣教机构合作筹款，但长距离的差派成本（如回国探访或关怀旅程）仍然昂贵，使得他们能获得的关顾与支援十分有限。正因如此，如何支持印度东北的宣教士，是使团目前一项极为重要的使命与代祷课题。求主让使团能提供更完善的关怀与训练，陪伴他们持久而稳健地服事。

劳汉希望我们可以为他的母会祈祷，因为领导更迭频繁，需要智慧与稳定。也为印度基督徒在逼迫下仍能持守信心祈求，并求主继续兴起印度东北的年轻人成为跨文化宣教士，让复兴之火不止燃于印度东北，也燃到万族万民之中。

走出西方、面向普世：主体世界的宣教学自思旅程

编按：MWCLC主体世界基督教领袖对话团体（Majority World Christian Leaders Conversation group，简称MWCLC）由非洲、亚洲、拉丁美洲、中东与北非等主体世界的基督徒领袖组成，与世界福音派联盟并洛桑运动保持密切关系。MWCLC深信：圣经的福音必须在生活、文化与言语中被处境化地吸收、解释、并宣扬，因此致力于帮助主体世界教会寻回清晰的本土身份认同。

2025年九月，大会于杜拜召开，邀请主体世界基督徒领袖针对若干关键议题展开对话。下文摘译大会资料，盼望读者更认识主体世界教会的宣教视角，并预备在普世宣教中彼此同行。

一、身份认同：在地化福音，脱离「移植信仰」的形象

福音最初由西方宣教士带进主体世界，我们必须为此感恩。然而长久以来，主体世界教会的信仰型态仍深受西方模式塑造，即使披上当地文化语言，其本质仍被视为「外来的盆栽」。这使得教会在许多地区难以深入文化深层，也使福音被误解为与帝国主义相连的外来力量。

因此，主体世界教会迫切要问：

我们要如何在忠于福音真理的前提下，形成一个真正属于本地文化、能扎根于土地、又承接历史信仰的基督徒身份？

二、圣灵在教会与宣教中的角色：恢复超自然与倚靠神的核心

这议题包含两个互相连动的方向：

1. 恢复宣教生命中的超自然维度。保罗描述福音推进的方式：「除了基督借我做的那些事，我甚么都不敢提，只提他借我言语作为，用神迹奇事的能力，并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罗马书15:18）过去百年，主体世界教会的快速增长，正是因着保罗所述的「神迹奇事」，包括释放、医治、异象与梦境等圣灵工作。

   今日教会需要重新思考：

   我们如何在生活与使命中恢复对圣灵大能的倚靠？

2. 警惕「管理式宣教学」。拉丁美洲神学家塞缪尔·埃斯科巴（Samuel Escobar）指出，近代宣教常被简化为一套可控的企业模式，建立在世俗战略思维之上，与工业化流程相似。管理固然重要，但福音前进不是靠策略，而是靠神。

   因此教会必须重新问：

   未来的宣教，要如何回到「唯独倚靠上帝」的核心？

三、门徒训练：回到历史传统，培育成熟生命

在全球福音派教会中，门徒训练已成最急迫的议题。快速增长、薄弱教导、缺乏榜样，再加上消费主义与世俗化，使门徒生命普遍脆弱，圣洁逐渐被相对化，教会领袖失职现象也日渐增多。

主体世界教会需要重新反思所拥有的历史宝藏：

- 扎实的解经讲道
- 修道院灵修
- 清教徒的牧养关怀
- 路德宗的敬虔传统
- 循道宗以圣洁为目标的小组
- 代价高昂的宣教顺服
- 复兴与五旬节运动的属灵活力

我们要如何在今日的文化处境中实践这些传统，培育成熟的门徒？

四、宣教与主体世界教会：重新理解宣教本质

在第一届洛桑会议（1974年）以前，新教宣教多强调「拯救灵魂」。过去五十年，整全宣教的理解逐渐深化：福音既关乎灵魂，也关乎人的整体生命与世界的转化。今日宣教的再思至少需涉及三方面：

1. 建立合乎圣经的宣教神学
2. 主体世界教会自身运作中所面临的挑战
3. 主体世界教会与西方教会及宣教机构互动的张力

MWCLC 对话的背景与迫切性

在主体世界的许多地区，基督教曾被视为「白人的宗教」。然而本土基督徒早已指出：福音可以深植于当地文化而不失其本质。印度最负盛名的基督徒之一萨杜·桑达·辛格曾说：「印度需要生命之水，但不需要欧洲的器皿。」

1980年左右，基督教的全球重心开始从西方转向主体世界。《世界基督教百科全书》第三版（2020:4）指出，截至2020年，主体世界地区的基督徒人数已占全球总数的66.9%。表示全球约三分之二的基督徒来自非西方地区。

同时，西方教会在神学、伦理与活力上的衰退，使主体世界越来越意识到：我们必须亲自思考如何建立属于自己的宣教神学与教会实践，而不是被动承袭西方模式。然而，主体世界仍深受西方的神学与模式影响，在在显示我们仍需近一步整合圣经与自身处境。

在这背景下，MWCLC呼吁主体世界基督徒领袖展开更广泛、更深入的对话。我们并不孤单；许多教会有相同的渴望，因此邀请更多主体世界领袖共同参与、寻求方向。

国际灵风（Langham Foundation）2025年底出版将临期默想灵修小册，当中邀请多位巴西、乌干达、斯里兰卡等主体世界牧者撰写，欢迎线上阅读。

马达加斯加
「姜味咸粥」

跨文化厨房

布圣娜 / 马达加斯加
Hasinirina Boulter
2018年从南非差派至菲律宾
宣教士子女学校游泳教练

Vary amin'anana（瓦里·阿米纳娜）是马达加斯加世代相传的家常米粥。虽然在岛上各地会有不同的名称、不同的样貌，但受欢迎的程度却是一样高。它的意思是「加了叶子的饭」。

在马达加斯加北部，人们习惯称这道料理为Sabeda（萨贝达）。作法简单而质朴：用新米加入大量的水慢火熬煮，味道清香、口感扎实。基本上，Vary amin'anana就是把米煮得更稀一些，再加入当地可食用的绿叶。

这道粥既可以是早餐，也可以是晚餐。

• 早餐版

通常会搭配马达加斯加的烤肉名产Masikita（马西奇塔）——牛肉或鱼肉串，香气浓郁、十分满足。

• 晚餐版

相对清淡些，很多时候单吃就很好，视料理预算也可以搭上肉丸子。这也合理，因为它本身就带着清爽、易消化的特色，特别是加入了暖胃的姜。

不论是哪一种版本，都有一个永远不变的灵魂：姜。为了让姜的香味与效用充分释放，我们习惯在料理一开始就放入姜。无论是新鲜姜或干燥研磨姜，要煮好一锅Vary amin'anana，姜都是不可缺的基准香料。

在马达加斯加人的日常生活中，我们特别喜欢姜的暖意、香味与带来的慰借。感冒的时候吃、胃不舒服的时候吃，甚至只是心里需要安慰时，我们也会煮上一锅。

我出生并成长于马达加斯加，直到十九岁全家搬去南非。从那以后，只要思乡或身体不太舒服，我们就会煮这道咸粥——只要能在当地的非洲市场或华

人市场找到合适的绿叶蔬菜，就足够带来家的味道。

来到菲律宾后，这道料理反而变得更容易准备。两国同属热带地区，当地的蔬菜与马达加斯加的品种相近。青菜取得也更方便，因此我还能常常换不同的做法。更亲切的是，菲律宾人也有自己的米粥——Lugao（卢高），让我觉得离家乡又近了一些。

无论身在何处，只要一锅热呼呼、带着姜香的Vary amin'anana，家的味道就回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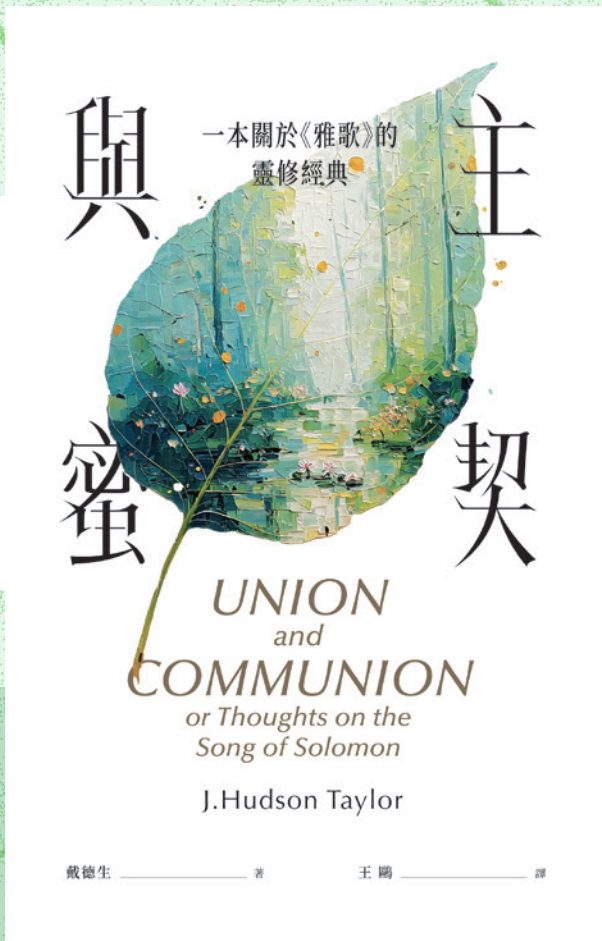
材料：

- 2 汤匙橄榄油
- 1 颗小洋葱，切丁
- 1 颗番茄（中等大小），切丁
- 1 瓣大蒜
- 1 茶匙新鲜姜末
- 3 杯切段的芥蓝或羽衣甘蓝（压实计量）
- 1 杯白米
- 2 杯水
- 适量的盐与黑胡椒

作法：

1. 在中型锅中加热橄榄油。
2. 加入洋葱、番茄、大蒜与姜，翻炒至洋葱略微变软。
3. 加入芥蓝或羽衣甘蓝，翻炒 1 分钟。
4. 加入白米、水、盐和黑胡椒。
5. 煮滚后盖上锅盖，以中火煮约 25 分钟或直到水分被吸收即可。

食谱取自https://www.crsricebowl.org/recipes/vary-aminanana-madagascar



密契 X 蜜契

从宣教历史中所认识的戴德生，给人的印象恰似宣教先锋：满有信心、具备远见和策略为神作大事。或许这些特质都理性地描绘着那位让人眼见得到、宣教事工中的「人」，但谁晓得戴德生却给历世历代教会一份容易被忽略，却又极其丰厚的属灵遗产？他个人「与主蜜契」，乃是他从心灵及情感深处去经历上主那不死的爱，纵然历经患难、缺乏、病苦、孤单、被拒绝、被耻笑，那又何妨！这岂不正映照着使徒保罗所言：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

期许透过《与主蜜契》一书，让戴德生带领我们一同遊走于《雅歌》的字里行间，体会耶稣温柔的呼唤，在祂的爱中安息。让我们的信心不再只是一份责任，而是因着个人与神之间亲密的结连，叫我们义无反顾，全然委身！